

李志强 著
陈晴 绘图

何、西、施、记、取 人生真经

王景愚 题



知识产权出版社

李志强 著
陈晴 绘图

何西榆记取 人生真经

王景愚 题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从人生历练、奋斗成才的角度对《西游记》一书作了精彩解读。作者认为《西游记》是一本借唐僧取经的故事，引人向上，鼓励有志之士努力进取、锻炼身、心、意、性、情，克服千难万险，勇于攀登，成为栋梁之才的人生“教科书”。

读者对象：社会公众

责任编辑：李琳 龙文

责任校对：韩秀天

装帧设计：龙文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西游记》取人生真经/李志强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198-836-2

I.向… II.李… III.①西游记-文学研究②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I207.419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6453号

向《西游记》取人生真经

Xiang Xiyouji Qu Rensheng Zhenjing

李志强 著 陈 晴 绘图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转8101

责编电话：010-82000887 82000860转8118

印 刷：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

字 数：20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邮箱：lilin@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3.25

印 次：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ISBN 978-7-80198-836-2 /B·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献给老南开
张伯苓老校长

南开中学1948年
南开大学中文系1952年 毕业生

李志强敬上



代序

说我傻，我真傻，“保送南大”受人夸！
偏偏自选中文系，难有成就“无财发”！
这少人问津的冷板凳，为做“跳板”才选它！
可笑我，又是为了啥？实在傻！傻到家！

说我痴，我真痴！钻小说、啃戏曲，都道我无知！
偏偏死心啃又钻，费尽精力求真知！
既不想，表示文人超俗世！
又何必死心耍拗执！
病入膏肓没了治！的确痴！

说我癫，我真癫！急功近利我不贪！
别人趋炎我远避，懋懋翻检旧书篇！
小说《西游》神魔传，一贯都是这么谈。
巨奈我，自看悟空就疑惑——
他究竟是“神通广大”？还是“糠面团”？
为什么？“大闹天宫”只有如来才制住；
皈依后，碰上妖怪就“打转转”？
妖魔又非别一个，
又多是神佛的侍童、坐骑闹翻了天！
却“整”得悟空焦头又额烂，甚至险些想活难！

再细想，更疑愕！为什么“白龙、八戒、沙僧”也算魔？
更可笑，难解说：

为什么“黎山母、观世音、文殊、普贤”也算魔？
为什么“五庄观的镇元仙”，本来是朋友，
为了“人参果”，竟也算是魔？
这许多，费解说，竟占去章回十二个！
百回已到二十六，这笔账，算什么？

说我愁，我真愁！参透《西游》开笑颜，
原来是：先辈吴公运妙笔，巧幻妖魔取经难，
解人生，事业艰，
要功成，需知坎坷、挫折，举手投足尽险滩！
若无坚拔不摧韧忍心，要想遂愿比登天！
这一生，尽难关！

“奸、狡、残、贪、阴、险、欺、诈、淫、妄”样样全！
稍不慎，一生事业立即成灰烟！
说它是“妖魔”，不过是：引人幻化把人赚！
说我愁，我真愁！
一生钻小说，参透《西游》总算完心愿！

说遗憾，无遗憾，读文史，求真言，
从未想名利，更未亏心甘当奴狗谄媚献！
几经坎坷仍犟项，
回顾“过来路”：挺胸捻髯笑看天。
心坦然，性坦然，
一生终算无挂牵！无挂牵，暗室安然眠！
参透《西游》味，畅说在笔端！
留得手稿在，此生休时身心宽，
气化清风肉作泥，
亦无憾，亦无憾！一场游戏度人间。

——李志强





目 录

1 欲晓西游根源事	须知作者心腹音	1
2 三教为基归一体	应从社会背景寻	7
3 智慧本自天然得	唯能用者始称尊	13
4 斩除混世魔王念	树起建功立业心	18
5 贱职虚位非所愿	“安静”“宁神”怎创新	24
6 建功需靠真才力	静思慎选光明门	30
7 启明指路拢智慧	两界歧途灭六贼	39
8 牢拴意马心秉正	禁箍黑风分妖神	47
9 天性难消克八戒	心坚牢诵须奋勤	53
10 谨防黄风迷火眼	沙河澄出真切情	59
11 试得心坚情意稳	取来长生事业根	65
12 僵化顽冥害新业	新生拼搏灭旧风	73
13 信心遭疑失正路	随性而为人邪魔	77
14 观音借妖增困境	智慧运巧闯难关	83
15 助人解难亦助己	真心诚服赤子心	87
16 莫疏小处演大祸	妄图逞强祸自身	94

17 再助幼儿脱苦难	任性越规祸自寻	100
18 洗净鬼胎远情爱	清除恶毒趁情来	107
19 心正须防歹恶念	善恶二心不并存	113
20 播下种子当食果	自留后遗自己尝	120
21 扫塔开路耐心性	诗赋风雅防艳邪	125
22 道高一尺魔高丈	再设困境炼决心	131
23 妖未成形即消灭	性存六欲尽铲除	135
24 智慧盗铃才能显	斩断七情毒魔君	140
25 智慧难开关键钥	正法究比魔法高	147
26 创建事业为后代	谨防邪魔鬼蜮心	153
27 取得成果广传教	慎识弄虚作假情	159
28 功成助人走正路	为人师须胜旁门	165
29 大业将成防松懈	更上层楼在奋勤	171
30 本性始终要克制	财色处置要认真	176
31 闯过层关方成圣	堪笑自流无知身	182
32 峰顶远眺更高景	智慧深求愈无垠	189
后记		203





1

欲晓西游根源事 须知作者心腹音

不管是谁，哪怕是刚刚几岁，才懂点儿事的小孩子，只要一提起《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会立刻想到他那天不怕、地不怕，大闹天宫的神态来。这个孙悟空可真了不得，今天，不但誉满全中国，而且声震全世界，连外国小孩儿，有时都要做个“手搭凉棚”的猴像玩玩。

尽管我国的小说名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也震惊了世界文坛，但是，书中人物，像关羽、李逵、林黛玉等，恐怕哪一个也不如孙悟空在外国各阶层人物中的名头大，“老孙”真可称得起是“名扬中外、妇孺皆知”的头号人物。

当然，说起孙悟空，就要提“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以及“逃不出佛爷掌心”的问题，于是，这就牵涉到对孙悟空如何评价，对《西游记》这部书如何评价，甚至连孙悟空是土产还是进口货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就都搬到“研究”的课题上来了，直到今天，还是众口纷纭，各据己说。

我觉得不论研究哪部书的中心思想、宣传目的，除了直接从书中寻取论证外，就得要从分析作者的时代背景、思想动态、对社会的政治看法和他表现出的好恶关系等各方面去找答案。因为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是写实事还是虚构；是写社会典型还是托诸幻象，终归逃不出一个目的，那就是“作者要表示出个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和愿望、要求”。不论他的看法、要求是对，还是错；是积极，还是消极，这自有后人加以评说；而作者当有其一定的目的，也就是作品的中心思想，那是明确无误的，是必然的。因此，

《西游记》也就必然反映了作者本身想要说明什么和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和愿望。所以，研究《西游记》的中心思想，如果脱离了作者的生平经历，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和作品（小说）中人物的言论——其实就是作者在发表个人意见，那就极容易地坠入自己造成的五里雾中，走到唯心的路上去。

那么，《西游记》这部名著是谁写的呢？这部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这样提，恐怕立刻要有人笑我，笑我提的问题有些简单无知，因为稍事涉猎《西游记》的人，都认作是明代中叶（大约公元1500～1582年间）吴承恩根据唐代僧人玄奘到印度求法取经，后来传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以及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等，加以编纂创作成功的，可说是已成定论了。（有人提出对吴怀疑【1984年？】，1986年秋《西游记》研究会多表示反对，不再多说。）不错，正是如此。而唯其如此，所以，今天研究《西游记》，才觉得故事不统一，于是，对主题思想的看法、结论极不相同。且不说过去有的认作是“谈禅”、“讲道”或是“劝学”，也仅只是笼统而言，都没有从整部作品中仔细地去分析证明，无法令人信服。“五四”以后，胡适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至多不过是一点骂人的玩世主义”，“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当然，这也就更贬低了这部名著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更有的完全违反了历史唯物观点，硬要把几百年前的作者吴承恩，叫他也戴上“革命的红花”，说是孙悟空代表农民起义，而也有的却完全相反，又敌对地说是“投降主义”，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闹得更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直到198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小型本）《吴承恩和西游记》（胡光舟著），则认为不要用阶级划分去评价，因为神话“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抽象化和幻象化。

《西游记》写的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残的矛盾斗争。”也就是说孙悟空永远代表光明、正义、善良，而神妖都代表了黑暗、邪恶、凶残；也就是说脱离小说的具体实际内容去谈架空的理论，无法直接与各具体故事结合去分析。而1982年4月6日《天津日





报》转载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第一期刘远达写的《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一文，还认为是“写农民起义‘改邪归正’‘破心中贼’，很难说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真是见解层出，莫衷一是，关于这类不谈小说具体内容的说法太多，就不再多举了。

在这里，请先看看鲁迅先生对一篇文章的看法评论：鲁迅的《“题未定”草》上说：“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是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一篇文都要看全篇，看作者全人，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而《西游记》可以说倾注了作者毕生的心血，岂不更要看全书，看作者全人和当时的社会状态呢？如果抛开书的内容、作者思想及当时社会状态，岂不完全成了“说梦”？

我非常佩服、完全赞同鲁迅先生的这一论断。所以，我觉得如果认清了作者的思想、环境、社会状态，顺着这条藤去摸瓜，就会准确无误地得到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一部《西游记》，从头至尾，一直表现着一个中心思想，什么“大闹天宫”，“逃不出佛爷掌心”，“西天取经”，本是混元一体，天衣无缝，没有丝毫矛盾。所以，要想弄清它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必须从作者吴承恩谈起。——注意：我只是用原书内容去证明原书的本意，只是探解《西游记》书中的真正中心意义，关于作者究竟是否确为吴承恩这一考证问题，仅从一般说法。因为，不管作者是吴承恩，还是赵承恩、钱承恩……如果本身没经受过这种艰难、折磨，是绝对没有这种深切体会的。

提起吴承恩，他这一生也真够可怜的，就凭这么个有名人物，到今天都弄不清生在哪年，死在哪年的准日子，他这一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幸好，还保存下来他自己手撰的《先府君墓志铭》，才知道了一些他的家以及他父亲的一些事迹，关于这些，我就不再多说了。^①

①依《射阳先生存稿卷三·先府君墓志铭》上说：吴承恩的曾祖父做过“余姚训导”，祖父做过“仁和教谕”，父亲是个“卖缕文”（卖彩线、绉纱等丝织品）不善经营的小商人，而极好读书，“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又好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慨，意气郁郁”。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生活于明代中叶，大约是公元1500~1582年之间，出身于一个文职小官僚又沦落为小商人的家中。在家道败落的生活中，年轻时中了秀才，看来，好像是要使家庭再有转机，步入仕途了。没想到，竟一连多少年没有中举，直到四十多岁，才被“给”了一个科举中对多年落第老秀才的“安慰奖”——“岁贡生”。

又经过多年的煎熬，为了维持生活，直到六十多岁时，吴承恩才不得不去当“长兴县丞”。不到两年，又耻于折腰，回到家乡，过着清贫生活。他对“个人抱负、怀才难展、社会丑态、世事炎凉，创业、奋斗之艰难……”所遭遇的种种困苦，感触极深；又深对唐僧独去西域求经解惑，历经了万千苦难险阻，终于取经而回，这种坚强毅力，这种奋斗精神万分倾心，万分拜服，这也正符合他这个久为生活所困的“知识分子”文人，写出人生创业种种艰难的深切感受。

他的《西游记》，看来，也就是回家乡后，放浪诗酒，从事文艺写作，借以发泄胸中郁闷不平之气，才在贫苦生活中写出来的。他虽然一生写作很多，但因贫、老、无子，很多文稿都已散失，除《西游记》外，尚留有后人辑的《射阳先生存稿》4卷。

正因为他一生清苦，也就不会受到那时人的器重。明中叶时代，社会虽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而同时，封建统治者也已经腐化堕落，极为败坏。他先赶上武宗（正德，1506~1522年）崇奉佛教，戏游江南的荒淫无度，宦官刘瑾弄政；后又是世宗（嘉靖，1522~1567年）的迷信道教，经年祈求长生，不理朝政，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权的时代；再又是穆宗（隆庆，1567~1573年）、神宗（万历，1573~1620年）的再贬道敬佛。当时，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机关横行霸道，社会上黑暗一片。他这个不受重视的“知识分子”小人物本想一逞雄心壮志，在政治上作出一番事业，为大明江山再展锦绣宏图，治理出一个君正臣良、国泰民安、其乐融融的美好天下来。可惜，事与愿违，没想到，挣扎到晚年时期，仍是一领青衿，“五十而知天命”，也就只有“空叹息”了；相反地，他在这几十年的磨炼中，因为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受到的是“泥途困穷，笑骂沓至”（《射阳先生存稿》





卷三《祭卮山先生文》)这种境遇,却能清醒地看透生活中的黑暗状态,因而对现实非常不满。当然,对严家父子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纳贿,朝政的腐败不堪,更是极端愤恨。他认为要巩固政权(自然是封建政权),必须“选贤任能”,“铲除滋事扰民的乱臣奸党”,推行“王道、德治”。这就是作者吴承恩的政治见解。当然,他是维护大明王朝政权的——因为忠君爱国是一致的,从他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他有推翻明朝的思想,就更不用说行动了。

我们再看他另外一篇作品:古风《二郎搜山图歌》,就更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了。这篇古风是描述一幅画图,内容是二郎杨戬带领人马入山消灭山中隐藏的各种山妖野怪、虎狼狐兔等害人妖魔的;但是,并未消灭干净,那些逃窜的妖魔,如今竟又出来害人,它们不但白昼出现,而且更进一步,穿上衣冠,假冒正人君子祸乱人间,这就为害尤厉。古风歌的最后一段,明明是针对于现实社会而迸发的慨叹之词,我们不妨欣赏一下最后一段:

“(逃窜了的妖魔)……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今万年保合清宁功?”

正是吴承恩对当前社会慨叹了又慨叹,他慨叹过去的清源公二郎神即使是那样搜山捉妖仍没有断绝,今天,群魔又聚啸于社会。虽然有钟馗能够吃鬼,都吃不净他们。就像虞舜时被诛的四凶——浑敦、穹奇、檮杌、饕餮(四个恶人)和北宋时任用的五鬼——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一样,又在今天的世族官宦中出现。他们自誉为“猿鹤”君子,实为坑害百姓的沙虫、毒兽、“卑鄙小人”,怎么能不使我这个“野夫”感愤非常而空自叹息呢?我叹息自己空是“斩邪刀”,而朝廷不用,却使豺狼掌权,奸佞误国,白白地我被日渐磨损,老旧不用,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虽有斩邪之心而无力施展啊!我是不行了!天呐!古代连射日月的英雄都有,难道今天就不会

出现匡辅朝政的“麟凤”人才么？用这些人才吧！好叫他一展英才，使朝廷国家能够永享太平，老百姓也好世代安居乐业！请看，这不是他对当时的政治态度，又是什么？

一个人在一生中，如果没有极大的思想起伏变化，对社会现实也就不会有极大的不同转折看法，他的思想也就不会在作品中表现出绝然的不同，所以，《二郎搜山图歌》和《西游记》也就同样完全表达了作者吴承恩当时的思想感情。

那么“麟凤”人才是谁呢？又到哪里去寻呢？怎样才能造就出“麟凤”人才呢？于是，吴承恩把他的政治理想，就寄托在这个民间流传的孙悟空神话人物身上了。不过，若是简单地把孙悟空就认作是降妖除魔的“麟凤”人才，那就对《西游记》的整体中心思想无法解释了，这也正是今天许多人对故事前面的“大闹天宫”和后面的“西天取经”的人物性格无法统一解释的症结所在，就更不用说毫无办法解释一路上遇到大批的各种妖魔，除了被“消灭消除”之外，究竟含有什么另外道理，和各洞妖魔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了。

其实，一部《西游记》不是写“麟凤”人才的除妖，而恰恰是写如何才能造就出、磨炼出“麟凤”这个人才，只有经过如此克服重重困苦，才能磨炼出匡扶大业的“麟凤”来！





2

三教为基归一体 应从社会背景寻

前面，我们从明中叶的社会现实，吴承恩的生活情态和他的《二郎搜山图歌》，说了说作者写《西游记》的中心意图。

但是，“唐僧取经”终究不是吴承恩的独立创作，它是来自真人真事，又经过多年的演变、传说、神化，发展起来的。首先，是以重视佛教的唐朝僧人取经为基础，这当然先脱不掉宣扬佛教的袈裟外衣，如果排斥佛教取经，那么，《西游记》也就无从说起了；而明中叶又偏偏碰上明世宗嘉靖这个一脑子迷信道教，整年惑于祈祷炼丹，妄图借此长生的昏君时代。当然“上行下效”，这时，社会上自然是道教盛行，皇帝老爷既然信它，小民自然不敢不奉信了。《西游记》的故事传说流传下来，到这时，能不加上道教的宣传色彩吗？而吴承恩本人呢？先不管他信不信佛、道两家，首先他读书，考取秀才，尽管后来几十年没考上举人，看来，他还是认为儒家一途是应走的路的，也就是说“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他是接受无疑的。请看，《西游记》这部书的创作是多么不容易呀，他正经历了佛道两教盛衰互变时期，故而形成他既不能毁佛谤道，又不完全信服佛道的思想，进而成为佛、道、儒三位一统的观念。因此，既不能违背“西天取经”才能修成正果的说法；又不能违背道家炼丹成仙的长生奥妙；还要认为儒家的“治世”之道，才算正确。而从作品中又可看出作者吴承恩并不相信，——至少是认为一部分——僧道真的像宣传的那样超然物外，清净无为，其实多是妖言惑众的。于是，请看《西游记》的中心思想，就在这错综复杂中展现出来，这更说明了吴承恩的聪明绝顶，高人一筹处。运用他的以诙谐为特长的笔调，假托佛道两家，借用神话色彩，抒发了他满腔的愤懑和政治见解，在看来无意

的嘻笑怒骂中，寓写了深刻的做人之道和建业治国的根本。

这样一说，也许会有人认为我这些话有些突如其来，是的，这是需要仔细申说的，咱们先捋这条藤，然后再慢慢地摸这个瓜吧。

首先，去“西天取经”，如果我们把这个“经”字，不是仅仅地从狭义的佛家经卷去理解，而是寻求正果的、是寻找正确途径的、是追求理想“真理”的“经”，岂不就打开了思路和境界？从神话去理解，是追求光明正大、正确之路，又有何不可？

其次，“石猴求道”，如果我们把这个“道”字也不要仅仅地从狭义的道家真言去理解，也看成是寻求正果、觅找正确途径、追求“真理”，岂不也是追求光明正大正确之路耶？何况石猴生在“东胜神洲”，访道到了“南赡部洲”，又转“西牛贺洲”，才访到师父，这不是四方追求光明之“道”，又是什么？

最后，作者本身所信服的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不也是做人追求的应走大道吗？就是今天，我们虽然不相信儒家之道真能治国平天下，但是，正心、诚意，为人要真诚，不虚伪，待人朴实，遵从孔子教导的为人道德、基本要求和踏踏实实的求取真实本领、钻研科学、建设事业，这仍是可取之道吧？

所以，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点，把三教捏合一处，贯串全书，此书的中心主题应是——

《西游记》是作者借唐僧取经故事，引人向上，鼓励有志之士努力进取、锻炼意志，克服千难万险，勇于攀登，成为栋梁之才“麟凤”的寓庄于谐富有深意的一部名著，或说是“教科书”。

《西游记》正是一部劝人如何“正心诚意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道理的作品。所有的什么“闹天宫”、“逃不出佛爷掌心”、“西天取经”等等，由始至终，一直贯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是根本，而作者用无穷的深思幻化故事，寓写了这个深远的含意。

从这个含意出发，我们再看前面的闹天宫和后面的师徒五人——白龙马也是一个人——西天取经，就不会感觉有什么矛盾难解之处了。说到这里，我想，对唐僧师徒5人如何理解，应该加以剖析了。说是





“剖析”，倒不如说是“捏拢了”，你看，这奇怪不？请不必奇怪，听我慢慢道来。

唐初时，僧人玄奘去印度（天竺）研究佛经，本来就是一个人独去独来的。要说僧人玄奘这个人为了想进一步研究、弄清佛经的“说法分歧，各自争持己见”，为了想统一各派学说，竟毅然决心去佛教发源地印度（按说应是现在的尼泊尔王国，释迦牟尼如来本是净饭王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去钻研这一哲学思想，这真是难能可贵处，就仅仅从钻研哲理、追求本源，求真、求实的态度来看，到今天，也是值得我们非常尊敬，必须向他学习这种钻研不懈的精神的。

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一说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自长安（西安）偷偷出国西去，一路上经过荒山野岭，瀚海沙漠——就是到科学发达的今天，也会感到路程艰难，令人生畏——当然，他确实受尽了想象不到的苦难，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成功地到了印度。在那里，他花了十几年时间研究佛经大乘佛法，并参加辩论佛教哲学观点的“无遮大会”；而且取得了最高荣誉，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了唐王朝，前后共计19年（根据《大唐西域记》）。请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钻研精神，又是多么使人感到神奇呀！在述说一路西行的艰难真实故事时，恐怕就会加上许多神秘的色彩吧！何况“求取佛经”本身就是有神异灵应的内涵呢？

于是，唐僧这个特定真实人物，造成的取经这个特定真实故事，就演化出了特定的神化玄说——渐渐地路上的艰难，就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妖魔；而由唐僧的先受佛灵保护，再演化出保护唐僧的人物，于是《西游记》的雏形形成了。这个神奇灵怪故事，深为民间所惊叹、所喜爱而普遍流传。

吴承恩正是借用这个故事，巧妙地加进了他自己的思想、内容，然后加以整理、创作，成了今天看到的《西游记》。然而，实际取经的，仍是唐僧一人。

那么，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和白龙马呢？他们又算什么呢？他们正是代表着唐僧在求取佛经、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在心（思维）、意（信念）、性（食色）、情（感怀）各方面的活动进展状况。